

中国人民大学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性社会学研究所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Sexuality and Gender

<http://www.sexstudy.org>

[首页](#) | [学科建设](#) | [基础研究](#) | [应用研究](#) | [著作发布](#) | [图书检索](#) | [通俗文章](#) | [文献介绍](#) | [讨论地带](#) | [通讯文档](#)

您的位置: [首页](#) -> 论文集《中国性研究的起点与使命》

## 05、对“Sex”和“Sexuality”的讨论及其定义的中文翻译

作者: 彭晓辉 来源: 类别: 论文集《中国性研究的起点与使命》 日期: 2006.04.09 今日/总浏览: 2/1400

[潘绥铭主编《中国性研究的起点与使命》05](#)

### 第一单元

#### 性的概念与建构

#### 对“Sex”和“Sexuality”的讨论 及其定义的中文翻译[1]

彭晓辉[2]

自2004年10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国性学会成立十周年暨学术会议期间,德国性学家欧文·J·黑伯勒(Erwin J. Haeberle)教授把他的性学互联网站所有的资料光盘送给我后,我就有了翻译成中文的念头。今年年初,在香港大学玛丽医学院健康系的吴敏伦教授的提议和鼓励下,我于2005年初开始了翻译,并得到了华裔性学家阮芳赋教授的全力支持。

可是,对于性学中作为学术术语的“sex”和“sexuality”的中文术语翻译,一直是困扰国内外性学家的一个问题。自己也冥思苦想,想找出一个合适的中文翻译术语,于是就有了下面的、由本人发起、在阮芳赋和潘绥铭两位教授积极参与和指导下的学术通信和坦诚的交流。现将交流的情况和自己翻译过程中的学术思路整理成文,以供同行商榷:

1. 按照阮芳赋教授的考证,“sex”一词的演变轨迹是:sex←自拉丁文sexus,相当于secare(即“分开”、“切开”之意)。

2. 以被评为美国最好的大学性教育教材之一的《Becoming A Sexual Person》(Robert T. Francoeur著,纽约MacMillan出版公司,1991年第二版)中,对sex和sexuality的界说: [3]

Sex: 一个人基于其外生殖器解剖学上的雌雄而决定的生物学状态; 性交。(第72页, 第627页)。

Sexuality: 最起码要包括四个主要方面:

基于外生殖器解剖学上的雌与雄;

作为男与女的性别自认;

所采取的与解剖学上的雌雄差异, 如男女的性别差异相适合的角色和行为;

被吸引的和所爱的性别。

人的sexuality是一个生物-心理-社会-文化现象(第4页, 第637页)。

3. 把sexuality究竟如何翻译成中文? 较早时, 梁实秋在《远东英语大辞典》里把它翻译成“性之具有”、“性之性质”(既“性性”)、“性兴趣”、“性本能”和“性感”。

近年来, 性学家刘达临参考了华裔性学家阮芳赋的想法(1985)将其翻译为“性性”[4], 他说“性性在构词上属偏正结构, 前偏后正。前面的词素‘性’是指性科学中的性(sex), 后面的词素‘性’是指特性、秉性”。

阮芳赋认为: sexuality的“这个(性性)译法, 既信且达, 但毕竟不雅。重复连用两个同形同音异义字, 实在有点别扭, 也不便于进一步造词, 不便应用”。所以, 阮芳赋教授从未在著述中采用这一译法[5]。尽管“性性”这个翻译符合英文的原意, 但不符合汉语的使用习惯。所以, 他又建议将其译为“性”(此处的引号只是起标识作用, 无任何含义)。他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逐渐地公认‘性’是sexuality的中文标准译名, 而将sex则按上下文分别译为‘性行为’、‘性交’, 等等。当然有时sex所指的正是sexuality所指的一切, 也就译为‘性’字了……。除了译为‘性’字, 其它的译法都是不可行的。这不是任何个人的英文和/或中文的高下问题, 而是内在因素所决定的: 当代英文中sex词义的缩小和sex原来无所不包的词义向sexuality的转化与进一步扩大, 是通过构词法来实现的。汉语中根本没有这种构词法手段。不管你往‘性’字的前面或后面加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其它字, 都会把sexuality的词义缩小, 而不能包括sexuality的所有层面所有词义。” [6]

性社会学家潘绥铭则将“sexuality”译为“性存在”[7]。本人的观点认为, 综合考虑来看, 潘绥铭教授的翻译也可以进一步商榷。正要完稿之际, 潘绥铭教授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答复及时到达, 他对sexuality的翻译及解释:

“我当初的想法, ‘性存在’是为了强调‘性’的非生物的方面, 暗喻着: 性是社会中的、生活中的、是一种实现了的状态, 而不仅仅是一种(潜在的)生理功能。可是这些年来, 我也感到这种翻译可能并不好:

首先, ‘存在’已经被当作一个哲学概念, 因此‘性存在’容易使人觉得是一个哲学名词, 而且似乎与萨特的‘存在主义’有什么关系(实际上没什么关系)。

其次, ‘性存在’似乎太强调现实了, 容易使得人们忽视性的心理、想法与欲望。

第三, ‘性存在’很难组词, ‘性存在教育’就说不通。

所以, 我觉得还是翻译为一个加引号的‘性’为好。至于‘性’与原来意义上的性, 恐怕只能等到人们对这问题了解得更多之后, 才能认真地加以区别。

也有的研究者提出, 干脆什么新词也不要, 只改变性的内涵。时间长了, 约定俗成即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办法。”

4. 毋庸置疑, 阮芳赋教授通过20多年的潜心研究, 对“sex”和“sexuality”的演变、学术内涵及中文翻译的学术论点是合适的。除此之外, 本人冒昧作一个补充:

既然“sex”的学术含义逐渐扩展给了“sexuality”, 仅缩至主要涉及性的生物学的层面[8], 既然按照阮芳赋教授的学术建议用“性”(此处的引号只是起标识作用, 无任何含义)来翻译“sexuality”, 那么“sex”的原有的学术翻译“性”(此处的引号也只是起标识作用, 无任何含义)就不可再用, 拟暂改译“性行为、性交、性生物特性、性生物基础、性本原, ……”。沿着这么一个思路, 本文在所有涉及“sex”的学术定义时, 统一使用“性本原”的中文翻译术语。

5.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对于“sex”和“sexuality”的学术定义(2001)[9], 本人觉得将它们分别翻译为“性本原”和“性”(此处的引号也只是起标识作用, 无任何含义), 这样它们的学术定义翻译如下:

【SEX】: Sex refers to the sum of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that define the spectrum of humans as females and males.

——【性本原(sex)】是指决定人类男女两性性象谱[10]的生物特征的总和。

【SEXUALITY】: Sexuality refers to a core dimension of being human which includes sex, gender, sexual and gender identity, sexual orientation, eroticism, emotional attachment/love, and reproduction. It is experienced or expressed in thoughts, fantasies, desires, beliefs, attitudes, values, activities, practices, roles, relationships. Sexuality is a result of the interplay of biological, psychological, socio-economic, cultural, ethical and religious/spiritual factors. While sexuality can include all of these aspects, not all of these dimensions need to be experienced or expressed. However, in sum, our sexuality is experienced and expressed in all that we are, what we feel, think and do.

——【性(sexuality)】是指人的性本原、性别、性别认同与性身份、性取向、性爱倾向、情感依恋/性爱和生殖的核心方面。它以思想、幻想、欲望、信仰、态度、价值、行为、实践、角色和关系予以体验或表达。性是生物的、心理的、社会经济的、文化上的、伦理上的和宗教上/精神上的诸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虽然性包括了所有的这些方面，并不是所有这些方面必须都得要去体验或去表达。可是，大体上，人类的性是人类之所在、之所知、之所思和之所做而获得的或所表达的有关性的所有方面的总和。

6. 在本人决定定稿的第二天(7月14日上午)，欣然接到阮芳赋教授的电子邮件回复(本人回复潘绥铭教授电子邮件的同时，为慎重起见，也将该信抄送一份给了阮教授)，他在信中极力主张采纳潘绥铭教授的新的学术观点(见上述)。阮教授的信件原文如下：

“I strongly support Suiming’s new and current opinions on the translation of sexuality… I suggest the translations that:

sex- ‘性’ (means to have had be translated as 性 in the past, so add quotation marks)

sexuality-性(means that now 性 is a new and standard translation of sexuality, so no need to have quotation marks.What said of sex in the past we use sexuality to replace it now)。

[我坚定支持绥铭的新的和现时的sexuality的翻译。……我建议翻译如下：

sex— ‘性’ —— (代表过去不得不翻译成的性，所以加上引号)；

sexuality—性—— (意思是：性现在是sexuality的新的和标准的翻译，所以不需要加上引号。过去我们所说的sex，现在用sexuality替换下来。)]”

对于本人的“sex——性本原”的翻译，阮芳赋教授建议放弃，他说：

“I think that please Xiaohui do not make another word 性本原 to make people in more confusing.Actually 性本原 itself is too philosophical, is not suitable to translate “sex”, it really just means coitus, intercourse, fuck, etc, nothing philosophically, now.

(我认为请晓辉不要制造另外一个词‘性本原’，这会使人更迷惑。实际上，‘性本原’本身太哲学化了，用它翻译‘sex’不合适，‘sex’恰恰表示交媾、性交、操……等等，它现在没有任何哲学含义。)”

两位教授对于学术的严谨和负责的态度令人钦佩：潘绥铭教授有魄力修正自己从1994年起所提出“sexuality——性存在”的中文翻译和学术内涵；阮芳赋教授也有胆识接受潘绥铭教授的最新主张，并且在潘绥铭的观点启发下，对“sex”过去的惯常与非学术性的翻译，作了新的翻译。另外，阮芳赋教授对本人的提醒，我不得不承认：真理更多地偏向他那一边。

所以，本人在此最后更正：前述的对世界卫生组织关于sex和sexuality的术语及其定义的中文翻译sex——性本原，改译为sex——‘性’(此处必需加上引号，以示与sexuality的中文翻译相区别)，sexuality——仍维持本文的翻译不变——性。它们的定义如上所述，不作改译。

[1] 根据本人与阮芳赋教授和潘绥铭教授的私人通信及本人的学术理解，通信日期：2005年7月12日，13-14日通过与阮芳赋教授互联网即时文字对话、通信和潘绥铭教授的通信定稿。感谢阮芳赋和潘绥铭两位教授赐教。

[2] 华中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中国性学会专家委员会会员、理事，自1992年起从事大学生性科学教育和人类性学研究。（通信地址：中国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 430079；Email: xhp0611@hotmail.com）

[3] 自阮芳赋教授的修改。

[4] 刘达临：《中华性学辞典》，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 第104页。

[5] 阮芳赋：《中美性科学的现状与未来》，见：杨振宁·霍金等：《学术报告厅》，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第273页。

[6] 阮芳赋，同上注。

[7] 潘绥铭.《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九章《家庭、婚姻、性与社会性别》，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1月起陆续再版。

[8] Pan American Health Organization (PAHO),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Promotion of Sexual Health, Recommendations for Action: Proceedings of a Regional Consultation*, in Antigua Guatemala, Guatemala, May 19 - 22, 2000: p32

另见：<http://www2.hu-berlin.de/sexology/GESUND/ARCHIV/ANTIGUA.PDF>

[9] 同脚注③。

[10] 阮芳赋. 性的报告. 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2. 第145页

关闭窗口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未经允许请勿转载，如有任何问题请联系我们。